

## 怀念好友邱镕处同学

○郑文会（1959 土木）

今天是清明。外面正飘洒着细雨，浙浙沥沥下个不停，从我家向窗外望去，湖面上笼罩着一层薄雾，我的心情也正如这天气一样。就在一个月以前我得到你不幸去世的噩耗，震惊和悲痛同时向我袭来，这一个月来，我寝食难安，你的身影不时在我眼前浮动。60年来你我相识、相处、相知的一些场景又在我脑中不停地显现。算来你离开我们已经72天了，遥望西北的方向我在想：你的新坟上是否已长出青草？也许还会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花在陪伴着你。兰州和武汉相距千里，我不能去你坟前为你献上一束鲜花，但在这怀念故人的特殊日子里，我愿把我这一月来的所思所想告诉你，但愿你能听到。

你还记得我们60年前第一次见面的



邱镕处大学期间摄于图书馆前

情景吗？那是1954年9月18日，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们三十几位同学在命运的安排下相聚在清华园，相识在给92班。从这一刻起我们这些人在清华园度过难忘的五年半。你那略带苏州口音的普通话，拉近了你我的距离，那一年你19岁，我17岁。用当下的话说还是两个大男孩，我们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好像刚刚放飞的小鸟，对未来既充满着憧憬与希望，也带有一些焦虑和不安。我们都渴望在这陌生的环境里找到一个朋友，一个依靠。天帮忙我们不但分在一个小班，又凑巧分到一个宿舍。相处不久，你的坦率和真诚就感动了我。你主动向我说了你的身世，你的家庭。你父亲曾做过陈果夫的秘书，后来又担任国民党农民银行行长，解放后被关押。你母亲在苏州乡下靠给别人洗衣服把你们兄弟三人抚养成人，并且都上了大学。话语中我体会到你对母亲深深的爱。当然我也把我家里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你。慢慢地我们成了知心朋友。

记得第一学期开始时，我因为对大学生活不习惯，对专业不感兴趣等原因，经常在晚自习时间匆匆把作业对付完，就看小说或写信打发时间。我不断地借书看，古今中外，文学历史哲学都看了个遍；写信也是每晚必做的功课，有时一晚要写四五封信。你看在眼里，替我着急。终于有一天你严厉地批评我：你这样不行，你

## □ 怀念师友

这样混下去到考试时怎么办？老实说我当时听了很不受用，脸上也有些挂不住。但想一想你确实是为我好，于是幡然悔悟，努力学习，期末取得不错的成绩。还有一件事也是我记忆中最难忘的。那时我不愿上工程制图课，觉得没有技术含量，加上我没有丁字尺，橡皮也不好，因此挨过老师李如香的批评，我就对这门课更加反感。有一天我正在画图，一位中学同学从北大来看我，见我画得不好，便主动帮我画完。同学走后，你认真地说：你这样很不对，你现在找人替你画图，将来工作也让人替你吗？我觉得你说的很在理，后来都是自己画了。说起专业，其实我们千里迢迢到清华来念书，大多是希望拜在梁思成先生门下，成为一个建筑师，却被分到给排水专业，从此与建筑师绝缘了，心情自然不太好。令我佩服的是，你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方向，渐渐地热爱上给排水专业，而且用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努力攻读专业知识，我想你后来能在这一专业领域取得突出成绩、成为这方面知名专家是必然的事。

你待人宽厚，与人为善，遇事先替他人着想，因此在同学当中，你人缘好，可以说没有“敌人”。因为又高又瘦，得了个“瘦子”的美称。开始我觉得有些不雅，甚至为你不平。可你却不在乎，有叫必应，而且常常带着那谦虚的笑容。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叫你瘦子，有时竟一下子想不起你的大名来。记得有一次咱们寝室发生了一件事，山东来的大汉王炳恕不知为什么生活琐事与湖南来的邓宏德发生口角，两人甚至要动手。同房间的人，包括我都站在山东大汉一边，只有你力排众议，指出双方都有错。在你的调解下，二人终于握手言和，我们寝室又恢复了

往日的和谐与宁静。

那时你不仅在学习和做人方面是我的榜样，在生活方面你更是对我关心备至，堪比兄长。你见我可穿的衣服少，主动地把自己稍好些的衣服让我穿。特别是出外旅游或需要“包装”的情况，你一定会拿出一件适合我穿的衣服，“强迫”我穿上。1955年春季，全班去八达岭春游，在詹天佑铜像下有一张合影，当时我穿的夹克正是你的；1956年全班去鹫峰玩，照片上我穿的衣服也是你的。更难忘的是1957年春天我在二号楼前的相片，被同学戏称为“五四青年”的那一张，围巾还是你的。还记得你手把手教我洗衣服吗？还记得仅仅能在冰上站立着的我就来教你滑冰吗？结果咱俩都摔倒在冰上，爬起来还哈哈大笑。

日历一天天被手撕去，日子一天天被风带走。我们该离开清华园了。可是到了1959年8月份，我们给九班又被留下来搞大辩论。内容涉及到对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大跃进、教育方针等的认识，后来又加上反右倾，一直搞到1959年12月25日。离开校园前，对每个同学进行政治鉴定，即鉴定一下这些人政治上是否合格，是否可以毕业。当时我和大家一样都怀揣小兔子，胆战心惊地来参加在清华园最后一次大考。给我做鉴定时，你第一个发言，用词比较有讲究，既有批评也有表扬，整个会场气氛都变温和了，使我轻松过了关。12月23日晚上你悄悄地告诉我，你被分配去同济大学读研究生，我则被分配到国防部，我俩都很满意。

毕业后你去了上海，我在北京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但我们仍然书信来往

不断,互相通报彼此学习工作及生活情况。我知道你到了同济大学,拜在给排水领域权威专家之一杨青教授门下,专攻给排水工程并侧重污水处理专业。我当时正参加北京航天基地建设。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1962年。3月1日晚上,我乘坐1路无轨电车回单位。一眼看到你坐在前面座位上,我高兴极了。原来你已从同济毕业分配到北京给排水设计院,刚到北京两天,住在招待所,还没顾上给我写信。我先跟你去了你住的招待所,然后带你到我住的马神庙五院大院,相见有说不完的话。给排水设计院就在阜外大街,离我住的地方不远,从此你我经常在一起,无所不谈。这以后的一段时间,我频繁去内蒙出差,后来被调到内蒙航天基地。“文革”开始后,通信联系中断。随着运动的发展,我开始为你担心起来,不知你将如何度过这场灾难。好不容易熬到1967年夏天,我找到一个到北京的机会。到了北京,我第一时间去了给排水设计院去看你,结果让我大吃一惊,给排水设计院到处是垃圾,满墙的大字报,许多房门都贴了封条,见不到几个人。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你们设计室的人,他偷偷告诉我,你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并已被遣返到农村监督改造。原因是你一个本子里夹了一张国民党时期的金圆券当书签,另外你曾私底下说过:蒋介石也算是个军事家,再加上你父亲的历史,打一个现行反革命已绰绰有余了。我问他你去了哪里,他欲言又止,终于没有说。我又想打听一下你的一些遭遇,他只说被斗得很惨,并且透露说你曾跳楼自杀,幸而没死。说完深深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摆

了摆手不再说了。我深深地为你担心,因为我们单位也有人被打成反革命而跳楼自杀的。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到处打听你的下落,终于在天津市规划院一位知情人人口中知道你的情况。说你后来来到一家湖南小造纸厂当了几天化验员,再后来又到了兰州铁道学院去教书,从此我们又恢复了联系。从信中我知道你正满怀热情迎接新的生活、新的工作。而对过去那些悲惨的事情并不愿回忆,总是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还是应该向前看。后来你被学校派到美国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回国后被升为副教授、教授。当了甘肃省政协委员。对你这些进步,我真为你感到高兴。我期待着有一天能再次相聚。



1999年毕业40周年作者(左)与邱谔处在北京八大处

## □ 怀念师友

机会终于来了。1999年在我们毕业40周年之际，全班同学团聚在北京邮电部疗养院。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的要求下被分到一个房间。三十多年没见，我们都老了。回想起在清华园的情景，我们都感慨万分。从4月24到27日，每晚都彻夜长谈，谈过去，谈未来。特别爱谈你所钟爱的环保事业，你说西北地区缺水，你很想在水资源利用和污水灌溉方面做些研究，我也表示了对大气污染的担忧。特别有意思的是，当年我们都不太愿意学的给排水专业，如今成了万众瞩目的事业，你很为此感到自豪。

活动结束后，你我意犹未尽，你又应我的邀请，在你离京前，到我处住了一个晚上。你告诉我，你打算在北京买房子，老了回北京住，并说“以后你来北京就住我家”。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

此后，你在兰州，我在武汉，仍然书信不断。此后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有一次，我在大学教书的弟弟，为了评教授，想起他多年前在西北某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但该刊物那一期却很难买到了，他写信向我求助，我想到了你。没过多久弟弟来信欣喜地告诉我，你寄去的刊物已收到了。我惊异你办事神速与对朋友事情的热心。写信表示感谢，你却谦虚地说，不值得谢。后来我另一个弟弟的女儿，在兰州农业大学读书，准备报考研究生，想请一位教授咨询一下，我又想到了你。你在百忙中亲自去学校找她，解答了她的问题。后来她顺利地考上北京农科院研究生，并选择了海水灌溉这一与环保有关的课题。你总是用自己的热情与耐心去温暖别人。

回忆你我近60年相处，你一直是我

的好同学、好朋友、好兄长。尽管你屡遭不公正待遇，历尽坎坷，但你一直乐观向上，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相信人民，相信历史，相信未来。你热爱自己的环保事业，教书育人，桃李天下。我还听说你刚刚被选入甘肃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老教授工作队。可惜还没等你在这方面施展你的才华和爱心，你就驾鹤西去，怎不令人扼腕长叹。我看到你所在的兰州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国珍教授在追悼会上对你的高度评价：“他为人正直，清正廉洁，平易近人，不愧是一位学术造诣深厚，德高望重的好教师好教授。”“邱榕处教授为兰州交通大学给排水专业创建之初至今的建设、发展和壮大，倾注了毕生的才识和心血，为给排水专业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拥有如今雄厚的办学实力和广泛的影响力做出贡献。”“他的功绩将永远载入兰州交通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的篇章，载入兰州交通大学的史册。”

外面的雨还在沙沙地下，湖面的雾气仍未散去，它们共同打造着这清明的气氛。说真的，这么多年不见，加上你又很低调，所以对你这些年的成就不太了解。你如同从清华园飞出的一颗细小的种子，被风吹到西北那片土地，你在那里扎根、生长、开花并结出丰硕的成果。你用你的真诚，你的智慧，你的汗水，在那里开辟了属于你的天地。你为清华争了光，也为给9班争了光，谢谢你。我在想，假如没有十年动乱，假如老天再给你十年寿命，你会做出更大的成就。但这只能是假如而已。但我还是要假如，假如人真的有来世，让我们还一起报考清华，还做同窗好吗？

2015年4月